

母瑞山》丛书之三

天涯征戰

——周成光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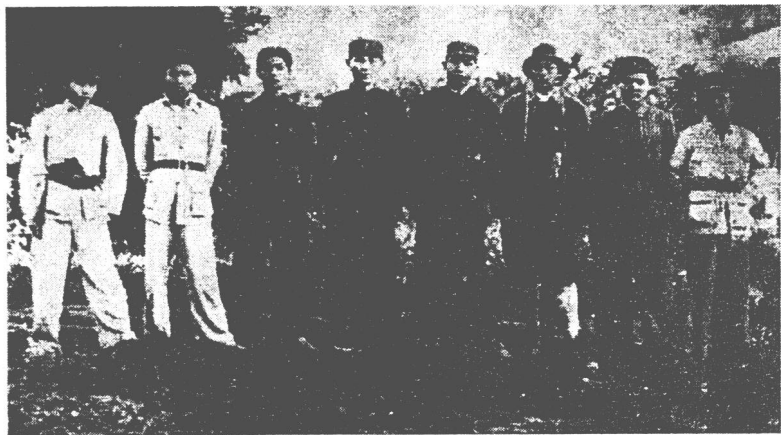


广东琼崖革命史研究会编印



作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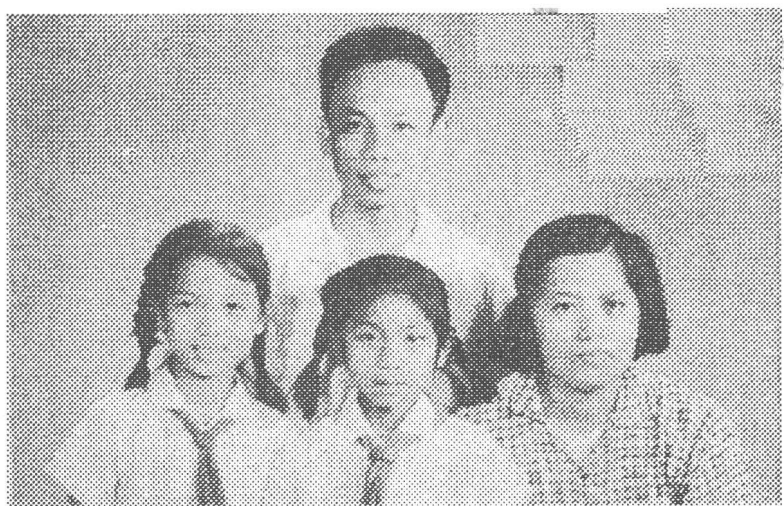
解放战争中与战友们一起拍的照片，
右起第一人作者



海南刚解放时与战友们的拍照，
左起第三人作者



作者与妻子合影



全家福

阅稿有感

在我印象中，日本鬼子投降前夕，从琼（山）文（昌）东北区来到仔万山根据地一支队部驻地的两位年青的中队（连）级政工干部，一位周成光，一位陈密。解放战争中，周成光同志任琼纵三总队二团政委，陈密同志任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因为他们的年纪比我大，职务比我高、我一直把他们视为兄长和老领导。

前几年，由黄康等原琼纵老领导在广州倡议成立广东琼崖革命史研究会和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琼纵分会，因为我在老人队中是一位年纪轻者，被推荐担任会的秘书长。在编辑《母瑞山》会刊中，阅了周成光几篇回忆录稿件，包括以前阅读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若干篇回忆录，我感到写得不错，文字通顺，人物形象鲜明，便建议他继续写下去，并把它们整理编成小册子，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人。周成光同志欣然接受我的建议，不久，他和夫人梁莲同志给我送来他近年陆陆续续写的二、三十篇长短不一的回忆录稿件，约八、九万字。按照自己水平，我是没有资格修改老领导和兄长的回忆录，不过，既然把稿件接受下来，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阅稿中，周成光同志的回忆录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当年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去，作者笔下一个个英雄人物，如许会盛、林英、陈保农、林鸿凤、陈阿兴、符光等烈士，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英勇奋斗，慷慨捐躯，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深深的感染着我。

我和周成光同志接触交往中，感到他待人宽厚，从不摆架子和功劳。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思想作风实事求是。我和他交往中，从未见过他在别人背后揭人短处，他总是看别人的优点多。在反“地方主义”中，周成光同志蒙受打击迫害比我还重，被强制转业下地方，只当做一个科级干部使用，有一次，我在海口大街上偶然碰到他，对“莫须有”的打击迫害，我表示不服气，他只是笑笑而已。那时，还要他说什么好呢！即使是战友和同志偶然在大街上相见，有的人又要在反地方主义翻案斗争

中，强迫我们在批判会上交代街上碰见什么人，和他们说了什么话。这些小丑，令人倒胃，好像特务分子一样的盯梢我们。

周成光同志对自己个人蒙受冤屈，很少谈，但他在革命史研究会会议上，一触及到反“地方主义”中诬蔑冯白驹同志和海南党历史问题，和佛山陈坚同志旗帜鲜明地站在正确立场上，坚决支持我们研究撰写海南革命史时，要把冯白驹同志和海南老干部的历史大冤案告白于天下，维护冯白驹同志的光辉形象和恢复海南党历史的本来面目，批驳极少数、极个别人坚持极左思想观点在会上所散布的种种谬论。

研究历史问题是没有什么禁区的。我们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深入研究冯白驹和海南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史诗，同时，把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对冯白驹同志的各种污蔑的谬论流毒加以肃清，把被歪曲的历史恢复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周成光同志的回忆录，史料丰富翔实。（虽然有些情节有所重复）人物形象鲜明，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当年海南革命武装斗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学习革命先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慷慨捐躯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具有现实的意义。

云翔天

1998年4月30日于广州

目 录

一、自序·····	(1)
二、走上革命道路·····	(5)
三、遇危得救·····	(6)
四、“山不藏人、人藏人” ——回忆抗日战争中遇险获救的片断·····	(8)
五、击毁日军汽艇·····	(11)
六、军民合作、智擒凶魔·····	(14)
七、忆林鸿凤烈士·····	(16)
八、溪边一战·····	(20)
九、严霜识贞木 ——忆陈保农烈士·····	(21)
十、打击土顽陈在奇部·····	(23)
十一、英雄虎胆 ——记李贤祥同志在便民乡突围战中的表现·····	(24)
十二、革命堡垒户——甘嫂·····	(27)
十三、血海深仇·····	(38)
十四、将计就计·····	(40)
十五、智取礼记·····	(44)
十六、夜捣敌巢·····	(49)
十七、冬季休整·····	(53)
十八、火烧洪昌岭·····	(56)
十九、加孝之战·····	(58)
廿、九所歼敌·····	(68)
廿一、夜袭椰子寨·····	(72)
廿二、向琼车挺进·····	(74)
廿三、连战告捷·····	(77)
廿四、忆许会盛·····	(86)

廿五、浴血沙场显英才 ——记屯昌战斗中的陈阿兴烈士	(92)
廿六、回忆冯白驹	(96)
廿七、冯白驹与琼崖三大军事攻势	(98)
廿八、缅怀李振亚副司令	(101)
廿九、怀念吴克之同志	(102)
卅、 瞻仰许会盛墓有感	(105)
卅一、缅怀黄大仿同志	(106)
卅二、我与门球	(108)

自序

文昌是海南著名侨乡，文化教育发达，同时它又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我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出生在文昌县宝芳镇（原东阁乡）田边村一个贫农家庭。祖父周懋密，父亲周绪伦。在广阔贫瘠的沙原上，许多人因生活所迫，纷纷跑到南洋谋生。我父亲年青时跑到泰国去谋生。我六岁那年，父亲从泰国回来家乡一趟，他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记忆犹新。我爱笑，父亲喜欢把我抱在怀里又亲又吻，不久，父亲重往泰国谋生。我堂兄周成鹤因为在家乡参加进步活动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被迫逃去南洋，花了父亲不少钱，可是他到南洋也只是跟人当苦役，不到一年半截就没命了。父亲一辈子在南洋过苦日子，目睹着我堂兄流浪在异国他乡因劳累过度而死亡，他生怕我到南洋来“吃苦”，曾经写信回家，嘱咐家人千万不要把我带去南洋。从父亲在南洋度日的苦难和堂兄的早逝，我深感到，三座大山重压下的旧中国，为了生计，离乡别井，弃妻丢子跑到异域去谋生的众多华侨，他们的大多数是一部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磨难血泪史。

一九三九年，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海南岛那当年，父亲不幸在南洋逝世。长空雁鸣，哀号恸哭。母亲对父亲的不幸逝世，悲痛至极，哭得死去活来。她声声泪下，伏墙哀泣，倾诉着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她嫁到周家来，贫困的生活，守着空房，夫君流落异域，两地苦苦相思，度日如年。我在童年时代，记得母亲总是一年到头从天亮到天黑的在地里劳动，可是吃的是蕃薯粥和芋头根。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因为父亲久居南洋，

她是打上四十岁那年才生我的，我七岁那年，有一天，跟村里几个小孩子跑到流坑坡国民党当局废弃的炮楼里去玩，不慎摔倒，头部碰到水泥地板，当即昏迷过去，于是吓坏了几个小朋友，他们马上跑到我家去，告诉我母亲。当我从慈祥温馨的母亲怀里苏醒起来时，睁眼凝视她，张口第一声就喊叫：“妈妈！妈妈！妈妈！……”。我记得，勤劳、俭朴、善良、仁慈的母亲，她对村里的人特别好，伯父伯母和姑嫂叔婆们都齐声称赞她。母亲用自己的奶水和汗水喂养儿子成人。我童年时代，记得母亲整天在地里劳动，一日三餐，她总是喝着稀拉的蕃薯粥汤，从大锅头里用瓢子捞起一碗干饭，留给我吃。这也许是勤劳、朴俭的中国母性养育儿女的一个共同点。我从自己母亲的身上，看到勤劳的中国母亲为养育儿女成人做出了那么巨大的牺牲。

我的家乡是革命老区。母亲在党的教育和革命同志的影响下，积极支持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中，琼纵有一批伤病员转移到我家乡来隐蔽，有一叛徒带鬼子来搜剿。敌人讯问和殴打我母亲，强迫她供出伤员躲藏的地方。我母亲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漠视敌人，终于使敌人的阴谋失败了。我参加革命后，有时回家看望她时，老人家总是自上到下的细细打量我，见我成为一个革命战士，感到莫大的欣慰，张口对我说：“啊七，啊七！（我小时的乳名）瞧你样子真像你爹啊！……”母亲看见我在革命队伍里茁壮成长，她放心了。然而，由于她支持革命而遭到敌人的殴打残害，勤劳健壮的母亲身体垮下去了，一九四五年与世长辞。据说，母亲弥留时还喊着我的乳名：“阿七，阿七！你在哪里？……”她离开人世时，没有见到儿子站在自己身边，这不能不说是人世间生离死别的一大遗憾。但在当年的那个时刻，我和战

友们奔走在抗日救亡的战火纷飞沙场上，有多少革命战士的亲人离开人世时，岂不是像我母亲弥留时那样思念和呼喊自己的孩子吗！我从自己的母亲身上，看到勤劳朴实的中国妇女的缩影，看到革命老区普通母亲的伟大情怀。勤劳、朴俭、慈爱、善良而又爱憎分明的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坎中！

一九五一年六月，我和梁莲同志结为伴侣。她是共产党员，又是勤劳、朴实、善良、贤慧的妻子。也许母亲在九泉之下，看到我和这样一位有修养的女性作伴，她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祖国蒙受屈辱苦难，中华民族处于垂危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我走上了革命的征程。我一九四〇年二月进入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委创办的琼崖抗日公学学习，同年十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我在文昌抗日民主政府三区署当录事，四二年春担任文三区常备队政治指导员，然后分别在琼纵第二支队医务所，一支二大六中队担任指导员。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先遣支队一中队担任指导员，琼纵第三总队闽江支队担任党总支书记，淮河支队政治处主任，渤海支队（即八支队）担任政委。琼纵改编为正规的团、营、连建制时，我担任三总二团政委。一九五〇年夏任海南军区一团政委，一九五一年任海南军区二十六团副政委，不久因工作需要，由军区抽调参加海南土改工作。一九五六年夏重返部队担任海南军区公安边防团副政委。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蒙受“莫须有”的打击与迫害，于一九五八年秋被迫转业到海南行署文教处任科长，一九六〇年任海南黎苗族自治州文教育局第一副局长，一九六三年调往佛山兽医专科学校任付校长，党委负责人，一九六八年任佛山兽医专科学校党委

书记兼校长，直到一九八四年五月离休。

历史是人们走的脚印。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以他自己毕生的具体言行书写自己的历史和塑造形象的。我个人也是这样。我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后代。我想，把自己参加革命以来感受至深的若干经历，用回忆录形式记载下来，这也许是我的珍贵遗产和最好的纪念。正是这个缘故，离休后，腾出手来，断断续续写了若干篇回忆录，其中有好几篇寄给广东琼崖革命史研究会“母瑞山”刊，于是，云翔天同志看了，他提议我把它们编成小册子，自费付印，与战友们共勉和留给后代。由于水平低，加上时间长久，回忆录中有些细节说不定不够准确，若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周成光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于佛山

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拂晓，在海口突然响起沉雷般隆隆的炸弹声和炮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了。这一天，就是日军板垣师团主力板团旅团，村岗幢旅团各一个联队，共约五千余人，配以陆海空军，在琼崖北部琼山县尾港和海口市秀英港登陆了。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率领两个保安团和二十一壮丁常备队，约共六千多人，却如丧家之犬，纷纷向五指山逃命。日寇如入无人之境，至此，琼崖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海口市陷落了。

这一天，日本飞机一批又一批在公路两侧和市镇里丢下不少炸弹。文昌中学也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国民党的大官们携金带银，小官们拔锅卷席的都逃光了。

过了几天，文昌县城逃难的人们也来了，流着泪，惊惊慌慌的往宝芳和宝昌墟走过来。我的村子位于文昌县城东北面十五公里处。这一带，村庄里的人们也惊慌了。老乡们东一群西一群坐在树底下，议论纷纷。有的说：“三十六计逃为上计，逃吧！别蹲在家等死！”有的说：“丢下家业怎么办！”有的说：“不如看看风势再说。”真是人心惶惶，谁心里也纾着一个疙瘩啊！可是，这一带的青少年学生却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主张抗敌，有的想跑。在这关头，何去何从？

就在日寇登陆那一天，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队一支队伍雄赳赳，气昂昂的开到潭口，我军到达潭口渡口东岸后，便利用有利地形，严阵以待，当天就打响了琼崖抗日第一枪。潭口阻击战后，在我们这一带村庄的地下党积极地向村民们传播了这条鼓舞人心的消息。从此，琼崖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国难当头，国民党将领们率兵逃之夭夭，而共产党的领导人则率领军队开赴前线抗敌，这一对比，事实使人民大众从独立队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前途。并看清了谁是真正抗日的军队。不久华侨抗

日服务团也搬到我这条村子来，我受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打开了我的心扉。国难当头，热血男儿，怎能保持沉默，怎能坐视，因此，我便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有一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的高小同学邢定波同志（中共党员）找我谈话，他脸上笑咪咪地说：“当一个革命者总是光荣的，但革命战士要一个心眼想着共产主义，为人类解放去努力啊……”他的话，使我心里豁然一亮，心中顿时有了坚定的目标。他的谈话，使我心里一阵滚热，身上的血在沸腾，燃起了献身革命的决心。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便由邢定波同志介绍我去琼崖抗日公学学习。同年十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誓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遇 危 得 救

一九四〇年九月间，琼崖抗日公学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和另外几十个同志回琼山、文昌工作。在回琼、文途中，有一天，我们从澄迈和定安交界一个交通站出发，夜里星稀，初秋的微风轻拂着丘陵地带的庄稼。我们几十个人朝东疾步行军，仿佛在夜色深沉的茫茫雾海中劈浪前进。这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跑的也不那么轻松的疾步，何况我已闹病好多天了，这样的急促夜行军赶路，疲劳极了，两腿好象不是自己的，当爬过一个大山头时，我浑身汗毛凛凛，忽然感到头昏眼花，好象天旋地转，不由自主的倒了下去。因为过于疲累，只好在路旁一棵海棠树下，依着树干休息等待部队派人来接，很快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了。不久就作一个恶梦：十多个鬼子追赶两个姑娘，猛地朝我这边跑过来，这下，把我惊醒了……。

当我惊醒过来的时候，天蒙蒙亮了。拂晓，几颗寒星还挂在天空，微风吹来，略觉寒意。我走上一个光秃秃的山顶上环扫一下，晨雾弥漫山间，怎么也没认得出那个地方是交通站。因此，心里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凝神沉思，忽然看见北边不远的村子里走出一个青年，然而他又迅速掉头往回跑去。我立即警觉起来，扭头往山坡下去，没有想到一脚踩在一个碗大的一个石头上滑倒了，从山顶一直滚了下去……。当我苏醒过来时，我已经躺在一位青年怀里。原来他就是我“警觉”的那位青年！他中等身材，端正大方，宽宽的肩膀。浓眉底下的两只大眼，显得刚毅而又朴素。讲话很和气，他的身旁还站着一位中年人，高个子，黑里透红的脸，看去，他是个朴实敦厚的农民。但他俩的心底摸不大清，我凝视着他们，心里叽咕思忖着。这时，这位中年人，看见我有点惊慌的神情，说：“别害怕，咱都是冯白驹同志这边的人。”中年人指着这位青年说：“他是我的侄子，他今早刚出村口就看见你在山顶东张西望，就急忙跑回来告诉我，叫我出来看个究竟，没想到你摔成这个样子，你是掉子队的琼公生，独立队的同志吧？我们把你送回交通站去！”我一边暗喜；一边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看来，对我那么关怀，他们会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可是，也不能那么轻信，天真。想到这里，我连忙说：“我不是琼公生，也不是独立队，我是跟人家放牛的，因为身体有病回老家治病，没有想到……。”

“不管怎样，把你带上去没有错。”中年人说。

经过我一次又一次的打量 and 试探，当断定他们是我们的时候，我便将事情经过如实地告诉了他们。由于夜行军，同志们没有发觉我掉了队。我把自己掉队的情况告诉他们。

我问他们的姓名，他们说，姓王。

“那我就叫王叔叔，王哥哥吧！”我说。

“叫我们同志吧！”他们和我不同地相视而笑起来。

这时，太阳爬上了山岗。朝霞驱散了晨雾，鸟儿在树林间吱

吱喳喳地叫着。顺着羊肠小道，我跟着他们疾步奔走。我们跨过沟壁，涉过河流涧水，当越过一个山头时，忽然看见前面有两棵密枝浓叶的海棠树，顿时，使我高兴极了。我脚步也轻快了许多。没有错，昨晚行军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在他俩叔侄的带路下，我回到交通站了。站的领导高兴地和老王叔侄握手，并对我说：“他们俩是我们抗属。”此时此刻，我打心底对他们油生深厚的敬意。我见到革命同志们，就象孩子回到母亲怀里一样，感到十分温暖。然而不知怎样昨晚与我一起回琼、文的琼公生和同志们往哪里去了呢？后来听同志们说，敌人又在交通线上大扫荡，回琼、文的交通路线被切断了。担任戒和放警哨的同志跑来报告：“鬼子扫荡来了。”不久就响一阵阵地机枪声。这样，我和老王叔侄俩分手了。从此以后，再没见他们俩。虽曾几番寻找查询，也没着落，但我一直怀念他们。

“山不藏人、人藏人”

——参加琼崖抗日斗争的片断回忆

在抗日战争中，冯白驹同志常常用“山不藏人、人藏人”来教育干部战士珍视党、抗日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我在抗战中的一段经历也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九四二年秋，日军妄图消灭我琼崖抗日力量，先后对我琼山、文昌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兽蹄所至，财物被洗劫，村庄被烧毁，革命群众遭屠杀，到处是目不忍睹的惨状。上级党委决定，将琼崖独立总队的第一医务所和第三医务所合并，改为第二支队医务所。并将这个医务所的几十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分散到宝芳、公坡、昌洒、

翁田、抱锦、冯坡、大昌、水北等乡。所部设在翁田、昌洒一带，并时常变换地点。

一九四三年春，我奉命来这个医务所当政治指导员。四月间，所部在翁田乡一个村庄实遭日军袭击，所长何彬同志、医官主任范少白同志和刚来的一位副所长不幸牺牲。当时，我出发在宝芳，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心情万分悲痛，更激起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从这次所部受袭击中，我接受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要依靠人民群众，不能老在一个狭小地方进行活动，流动范围要广一些。从此，我们所部就在好几个乡里机警地活动，分散在八个点的伤病员也由看护分别带领，化整为零，三、五人一组，隐蔽到各个村庄的堡垒户家里护理。

有一天，我来到宝芳乡宝芳村探望伤病员战友。下午四时左右，看护和乡亲们正在椰子树下为伤员换药，突然，东南面响起了一阵阵剧烈的枪声，日军从南宁村窜来了。堡垒户郑兰礼和宝芳姐飞跑过来，把我们带进屋里的秘密地洞。鬼子到处搜查，一无所获。郑兰礼还是宝芳乡有名望的一位老中医，我们医务所一部分伤病员搬迁到这里以后，尽管敌人扫荡频繁，但他出于抗日救国热诚，不顾个人安危，日日夜夜到我们隐藏的小山村里医治伤病员。在我们药品奇缺的情况下，他把珍藏多年的一些贵重药品献给了我们，而且还教会我们认识和使用不少能治疗疟疾，痢疾的草药。

当时，东阁乡排郭村有个叫林树魁的医生，他粗眉大眼，憨厚质朴，助人为乐，热心抗日。他的医术很高，尤其是医治外伤及疮毒，更是四乡闻名。他给人看病，从不计较诊金，人家给多少，他都笑嘻嘻地接下来，对他贫苦病家则施诊施药，分文不取。他家距离东阁墟敌据点只有三华里，他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服务，家里的地洞就是他的医疗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我们医治过几十个伤病员。一九四二年秋，日军对我东阁乡群众进行大屠杀。乡抗日后备队员邓仁厚被敌人刺了十二刀，伤